

兩位戰友

聖嘯平 著

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8
W2

兩 陣 戰 友

— 王 璣 平 著

兩位戰友

著者 王 嘯 平
出版者 文化、生活出版社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印刷者 上海新華印刷廠
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
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書號(35)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52000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
1955年2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18100冊
定價 3,000元

目次

恩情	一
兩位戰友	三
宋蘭英	四八
後記	八九

恩情

張達明偵察了一天的情況，已經深夜了。

他打算找一家老百姓家住下來，等明天天亮再趕回部隊報告情況。

羅大娘獨自一個人在家。大兒福泉早在三年前當了八路軍，二兒福堂前天剛出伏抬担架，支援前綫去了。

三更半夜裏，她睡得正熟，張達明把她喊醒過來。

一聽到是自己隊伍的同志，老人家就像是自個親生兒回家來一樣。滿臉是喜氣，忙着刷鍋燒水，搞洗腳盆，找茶壺，泡茶……問長問短的。

『大娘，你自個歇着吧。洗腳水我自個來燒吧。』

看到她年紀這麼大，行動很不方便，動起手來很吃力，張達明心上很不過意。一手搶下她手上的洗腳盆，羅大娘不肯放：

『到了大娘家，就是到了自個的家，客氣什麼？』

羅大娘一面燒火，一面不斷的看着張達明：

『這幾天，莊上的年青人都走了，聽說是「弄中央」快要打來了。我今晚上一看到你，看到咱隊伍的同志上這兒來，這才叫我放下心。同志，你們隊伍幾時開到咱莊？』

張達明坐在她身邊，說：

『大娘，咱隊伍明後天就開上這兒來。』

一聽到這話，羅大娘喜得笑開了嘴：

『這可該謝天謝地了。有了八路就來不了「弄中央」。同志，你們隊伍一到咱莊上，找房子，打地舖，烙煎餅……這些事可少不了你大娘一份。』

張達明很感謝的看着她。她這股擁軍的熱心，真使他一天的疲勞都忘得乾乾淨淨。

羅大娘停了一會，好像有點發愁的問：

『開到了咱莊上，你們不會再開走吧？』

『不會的，咱八路要在這裏生根。有時候爲了更多的殲滅敵人，不得不暫時移到別地方去。過了不久，我們總會再打回來的。』

張達明還把打運動戰的道理，跟她說了一番。

聽了這些話，羅大娘真是心裏向外喜，笑得把嘴攏不上來：

「八路軍是咱老百姓的「活福」，只要在咱莊上紮了根，這翻了身的好日子可保得住
了。」

*

張達明因為緊張的工作了一整天，所以一洗好腳，躺在草鋪上，閉起眼睛就呼呼的睡着了。

羅大娘，在床上，老是睡不着。

一看到自己隊伍的同志，老人家就要想起離家三年多的大兒來。

她拿起油燈，輕手輕腳的走到張達明跟前，把油燈往他臉上照着。她很想像叫他起來啦啦呱，她要把它過去受苦的情形，把現在翻身的光景，把她大兒怎樣參軍的事情，都講給這自己隊伍的同志聽。

但是，看到他睡得那麼熟，她不好意思叫醒他。她只得輕輕的摸摸他身上的被窩，操心裏面的棉花太薄，操心他會不會蓋得暖，像操心着她離家的大兒。

在張達明跟前呆呆的站了一會兒，羅大娘只得回到房裏躺下。她怎樣也睡不着，過去的事，一件一件的翻上她的心頭。

羅大娘是根「苦心菜」。提起翻身以前的日子，哪一件不是個「苦」字。

常年是吃了上頓餓下頓。臘月大冷天，還穿着空心破棉襖。大兒剛六歲，生下二兒的那年，剛碰上鬧旱災。真是窮小子趕上壞年月，偏偏在這個時候，孩子的爹得了一場病，在又病又餓的煎熬下，熬不下去，死了。

羅大娘在月子裏，一個棒子粒也沒有。懷裏抱着小的，手上拉着大的，家裏就是這兩個張着嘴巴要吃不能動彈的人。

她自個也餓得連抬起頭的力氣也沒有，兩隻脚好像綁着大石頭，連走路也要使出全身的勁兒。臉上就像黃蠟一般，一點血氣也沒有。

她還得咬咬牙，下地、担糞、拾柴火……到頭來，連碗稀湯寡水也撈不着吃。

帶着兩個孩子熬星星盼月亮，好容易才熬到兩孩子長大。

八路軍來的那年，大兒二十歲，就參軍跟隊伍走了。

日本投降以後，羅大娘分到幾畝地，不用再交租了。

現在屋子裏堆滿着秋收下來的糧食，棒頭堆滿屋角，……地瓜甜，地豆香，什麼也不缺。羅大娘的日子真可說好比上高山，一天好一天。

偏偏「弄中央」又打來啦！

『尋中央』的後頭就跟着「還鄉團」。『還鄉團』就是以前逼使她羅大娘受窮受罪的地主。他們要來把她拖回到那過去的苦日子裏啊！

*

天剛麻花亮，張達明就趕回部隊，報告了情況，隊伍就開到這莊上來了。敵人就在三里外，馬上就要打起來的。

晚上，同志們都休息着，準備戰鬥。

有十點鐘左右的光景。張達明躺在地舖上。忽然發現對面那間茅屋，門縫裏透出燈光來。天這麼晚啦！這家老百姓爲什麼還不睡覺。

他走過去一看，一位老大娘，正坐在桌旁納鞋底。眼睛不大靈便，頭低得頭髮快要碰上燈光了。她每穿進一針，要費了半天的勁兒才抽得出來。

張達明仔細一看，看出就是昨晚那位老大娘：

『大娘，歇吧，時候不早啦！』

羅大娘抬起頭，仔細的端詳了一會兒，也認出了張達明，她招呼着說：

『同志，進來坐吧！我做鞋子，給同志們穿着好打仗。』

張達明的心上很難受，熬夜做鞋子，這麼大的年紀了，叫他怎能過意得去。

『大娘，你年紀這麼大了，早點睡覺吧，別熬夜熬出病來。』

她手上仍舊拿着針，擺擺手，說：

『你不用操心，做鞋子幫八路軍，我年紀大，勁兒可還不小呀！』

說着又低頭縫，張達明走近她身旁：

『大娘，歇吧，歇吧！』

他那發愁的樣兒，羅大娘知道她若是不歇，他心上一定很難受的，所以便收拾起針綫：

『好，聽你的話，我歇。你也早點歇吧。』

張達明一直看到她吹熄了燈，才回到自己屋裏睡。

這是臘月十六，一輪明月高高的掛在天邊，夜裏靜得很，一點什麼聲音也沒有。

自從日本鬼子投降之後，老百姓哪一個不巴望着從此過着和和平平的日子。可是現在反動派要向這和平的解放區動槍刀了。

反動派拿着美國的飛機大炮要來屠殺老百姓了。明天，或者後天這村莊，這家家戶戶，都像羅大娘家裏一樣，糧食堆滿筐，地瓜堆滿屋角……豐衣足食的和平村莊，就要變成戰場，就要變成火窟……。

張達明一想到老百姓就要受到災難，他悲憤的睡不着，手撫摩着身旁的槍桿，心裏想：

『你們來吧！老子一定叫你頭破血流。……』

張達明翻了幾個身，睜開眼睛，向門外望了一眼，看到對過那間茅屋的門縫又透出燈光來。

他爬起身來，披上棉襖，走過去一看，唉！老大娘又起床來做鞋子了。

『大娘，你怎麼又起來啦！』

羅大娘一看，又是他，她說：

『哦！同志，你還沒睡呀！我想起同志們打仗沒鞋子穿，我可心疼得很，怎麼也睡不着，趕快起床來，把還沒有做好的鞋子快趕好。』

想到自己爬山涉水，脚上所穿的鞋子，就是老百姓這麼一針一針縫起來的，看看這大娘的年紀這麼大，擁軍還這樣熱心，張達明覺得就是流到最後一滴血也不應該忘掉老百姓。

老大娘，低着頭，很吃力的穿着針，臉湊近油燈，頭上的白髮差不多快給燈光燒着了。

張達明比看見自個親娘受累還難受，他心疼的說：

『老大娘，熬壞了身體可不是玩的。鞋子我們都夠穿，你不用操心，你再也不歇，我也睡不着。』

羅大娘，抬起頭來細細的看了他一會兒。他那發愁，着急的模樣，使她想起她大兒還在

家的時候，她在地裏幹活，幹得太累了，他就會把她手上的鋤頭搶下，硬催她快去歇。她也知道如果她不歇，她兒子是會心疼的。

現在，她看到張達明的催促，也連忙收拾針綫：

『好，聽你的話，我歇了。』

吹熄了燈，她也催促他說：

『你也快歇吧，時候可不早了。』

張達明一直看到她進了屋子裏，自己才回來躺上草鋪。

張達明還不放心，不時望望對過那間茅屋，警戒着不讓裏面再透出燈光來，像在哨崗上警戒着敵人一樣的認真。

老大娘這次可很聽話，很久很久的沒燈光露出來。

張達明相信大娘已經睡着了，他也放心的睡了。

天空的明月，漸漸的向西邊滾下去。靜寂的夜裏，颳起風來，風聲很輕，似乎害怕驚醒這和平的村莊。……

但是，就在三里外的地方，反動派的機槍，大砲，火藥……正準備着向這裏進攻，準備着破壞這翻了身的和平的村莊，準備來屠殺這些翻了身的幸福的人民。……

殘酷的戰鬥就要開始了！

*

連連兩三天，莊子附近，響着激烈的槍砲聲。

說是大夥的『弄中央』都給咱八路軍殲滅掉了。

於是，有些出去躲避的人也都回來了。

福堂出伏也剛在今天完成任務回來。羅大娘可放下了一樁心事；自從大兒當了八路軍以後，她一顆心就完全放在福堂的身上。

兒子是娘的連心肉，這是苦日子裏熬過來的命根啊！想起來這也是托八路軍的福，沒有他們來鬧翻身，福堂還不是跟他爹當年一樣，一輩子出牛勁，吃狗食，到頭來還不是像他爹一樣，落個凍死餓死病死的下場。

兒子一回來她就問：

『福堂，你看，今天早上，咱八路軍又往莊外開走了，他們會不會再回來呀？』

福堂跟隊伍抬担架出伏，在担架隊裏，受過教育。在前方，也親眼看見咱隊伍怎樣打了勝仗的，道理比娘懂得多，他便把在外頭學到的道理來教育娘：

『娘，咱隊伍往外開，還不是爲着殲滅更多的敵人。』

說到這件事，這年青伙子可起了勁：

『咱現在打的仗叫做運動戰。這種戰略是毛主席出的好主意。』

講到這裏，他翹起大拇指。

『這種仗就好比包餃子一樣，咱隊伍先往兩面拉開，讓那些烏龜孫的「尋中央」向裏面闖進來，咱隊伍就從四方八面包圍上來，佈下了天羅地網，叫敵人來得去不得。讓咱們把他們殲滅得乾乾淨淨。』

這些話一點也不差。這幾天，莊上不是走過一隊一隊『尋中央』的俘虜嗎？羅大娘是親眼看得很分明的。她點着頭說：

『不差，咱隊伍總是打勝仗的。』

她刷起鍋，淘米，到外頭撿把柴火，做起晚飯來。兒子剛從外頭出伏回家，一定很辛苦，她特地爲他炒了兩個雞蛋，讓他補補身體。

想起當年吃糠嚙菜的日子，別說吃雞蛋，就連雞毛也見不到。今天這個好光景，是當年做夢也想不到的。樹有根，水有源，羅大娘邊燒火邊對福堂說：

『你這輩子真有福氣，剛碰上來了八路軍，往後受窮受冤的世道，可嘗不着啦！』
福堂抽起旱煙，不住的點着頭，說：

「娘的話不差，咱拚死拚活，也要幫八路軍幹到底。」大娘把噴香的一盤雞蛋送到他面前，說：

「對！你娘活一口氣也要替八路軍出一口勁。」

母兒兩個人都坐下來吃飯，一面吃飯一面談家常。

莊外，忽然響起槍砲聲，福堂在門外望了一會兒，便繫起腰帶，

「娘，我看看去。」

「要小心，別在外頭亂闖，快快回來。」

福堂出去之後，槍砲聲響得更厲害。

羅大娘關起大門，收拾了飯碗，剛坐下來，忽然有人敲門：

「老大娘，快開門，老大娘……。」

到底是誰呢？是「聶中央」嗎？羅大娘呆呆的站着，不敢開門。

門外叫得很急，聲音比剛才叫得高：

「老大娘，是自己的隊伍……。」

自己隊伍？誰能保險呢？說不定是「聶中央」冒充的，大娘仍在猶豫着。外面的聲音叫得更響，更急：

『大娘……。是自己的隊伍，我是前幾天晚上住過你家的那位同志……。』

聽到這話，她心裏一跳，像有人猛猛的在她的背後推了一把，三步做兩步的走過去把門一開，讓外面的人進來，又很快的把門關緊。

進來的是張達明，腿上流着血。

『同志，是你呀！』

羅大娘輕輕的叫了一聲，扶着他躺到床上去，一面點起燈來看他腿上的傷。

張達明疼得有氣無力的說：

『大娘……。我剛才衝到……最前面……腿上中了……一顆……子彈……跟不上隊伍了。……』

他喘息着，大娘倒了一碗米湯，他喝了一口，說：

『我們的隊伍……從兩面退，讓敵人……闖進來……然後再包圍上來殲滅他們……。我帶了花……掉隊了……。』

說到這裏，他緊張的聽聽門外有沒有動靜，然後說：

『……大娘，我只得……找上你家家裏來……，先在你家裏躲一下，……等咱們隊伍……打過來的時候，……我就找聯絡歸隊……。』

他沒有力氣再說下去，羅大娘替他蓋上被窩。她把嘴巴湊近他的耳朵，細聲的說：『你大娘一定想法子救你，你放心。』

她剛拿起燈，打算燒點熱水讓他洗傷口，忽然，門外有很急的脚步聲走過來。

張達明很機警的坐起來，細聽着門外的動靜。羅大娘也很注意的細聽着。

脚步聲在門外停着了，幾個人在門外談着話，其中有一個人說：

『到這屋子裏搜搜看。』

屋子裏兩個人都心上一跳，兩對眼睛在燈光下互相瞪了一瞪，那意思是說：『來了！當心！』

外面的人敲起門，兇狠的叫：

『開門！快開門！』

兇暴的吆喝着，一面像擂鼓一樣的敲着門，把門敲得快要塌下來。

張達明馬上知道外面就是敵人，他想拿起駁壳槍衝出門去，但是腿疼得站不起來。

羅大娘也知道是『弄中央』，她也有點着慌。

門外的人又用皮鞋踢着門，大聲的罵了起來：

『再不開門，老子就要開槍了！』